

神游天柱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伟哉，天柱山。

擎天为柱，舍我其谁？离天柱山还有百把里时，我们的精神即为天柱山所摄，须知，汉武帝时，“五岳”的排序可不是今天的目次，东岳，西岳，北岳，中岳都不变，惟南岳，那时的南岳正是汉武帝钦命的天柱山！

一行七人，到得山脚，已是下午，仰望天柱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到过华山，直觉它比华山还要陡峭，大家打起精神从后山起步，因前山的百步云梯和神秘谷，都出名地陡峭，多处险要呈60度的倾角。而后山虽说缓和些，可一到了十字坡口，就被安全员拦下，坚决劝我们返回，说登顶还有1200米，你们都年过六十，不宜攀登主峰。

夏兄年最长，也最持重，说都这年纪了，天柱险绝天下闻，在此遥望，神游够了。唯我心痒难熬，坚决要上，考虑到我是个“支架哥”，军人出身的老袁挺身而出护卫我，两人更不搭话，抓紧时间直奔山顶——说“直奔山顶”，一口气上了五百米，已喘得面无人色，口吐白沫，见有山顶下来的游客，我厚颜叫了声：战友的拐杖可否给一根？那人笑笑，说，两根都给了吧，反正下山用不着。

于是靠着拐杖助力，快黄昏时我们总算上了1426米的主峰天池峰，至此才知，最高的天柱峰是无法登顶的，它与天池峰紧挨，但见通体石骨，光泽如蜡，危峻奇绝的一根

擎天巨柱，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。然天池峰顶罡风怒号，游客稀少，因为气温骤降，我们不敢留连过久，便从原路返回，一路艰难不堪细说，反正与老夏会合时已累得大汗淋漓，瞳孔放大。

夏兄赶紧扶我找地方歇下，笑吟吟地说：其实我也刚“下山”，和你们一样饱览了人间佳景……“等等。”我说，你不是没上山吗？“我说过，我这不神游了吗。”他说着打开了天柱山旅游App，得意地说，瞧瞧，十多个视频！天柱以“雄峰、奇石、秀水、洞幽”

四绝著称，论峰，天柱、天池以及飞来峰，我都跟着航拍的视角上了山顶，一块块巉岩，一棵棵青松都看得仔仔细细，你知道那天柱山顶的崖壁刻着哪八个字？

没看到呀。他一问我还真傻了。“‘孤立擎霄、中天一柱’八个大字，你们没看到？”他呵呵地笑着说。

“航拍的传送，比你等现场还清晰，那春夏秋冬四季的绝色，那历代的摩崖名人石刻——我还到了传奇的青龙背，青龙背上的云海日落……”罢了罢了，我摇摇手请他暂停。AI时代，航拍时代，亲临式的旅游对年长者来说的确是OUT了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登顶，所见所闻仍不如航拍的万一，唯一的收获，除了心理上的满足还有什么呢。

哲学地看，人对所有美景都只能精神占有，既如此，曷不神游！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登顶，所见所闻仍不如航拍的万一。